

<<烩历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烩历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428913

10位ISBN编号：7510428912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新世界出版社

作者：杜宏娟

页数：270

字数：32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烜历史>>

前言

历史犹如烂漫夏花我爷爷喜欢看历史演义，他在意“谁是忠臣谁是奸臣”。

因此我的启蒙书不是公主和王子的童话，而是《隋唐演义》。

这个奇怪的阅读经历在多年后开始发生作用，这便是我写历史的缘起。
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历史就像绷脸儿的先生，斟词酌句，让字一个一个蹦出来，犹如钢镚落地，噌噌作响。

其实不然，历史犹如烂漫夏花，既不刻板也不冷酷。

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生为它挽起蝴蝶结，即使偶尔的惊颤使它陷入低潮，但下一波浪花正在路上，高潮很快就会来临。

当然，历史并不是戏子的脸，可以任人涂抹，它的冷酷和哀伤一直就在那里，无法掩饰。

岁月湮灭，人来人往，曾经发生过的事像琥珀一样在沉睡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等候前来看望它的人们

。历史事件看似孤岛般矗立，其实它们默默相连，无数的细节组成风云变幻。

历史作为一面镜子，在岁月的冲刷下已变得斑驳陆离，但人们回眸时，一定会看到一些希望。

历史作为一门科学，虽然无法用各种符号来证明其内在的正确性，但它就像爆炸中的宇宙一样向未来释放出无穷的能量，试图带领大家到达一个无需“胜负成败”来支撑的世界。

<<烩历史>>

内容概要

读历史不能白读！
“烩历史”得“烩”出营养！

亲密接触时空那边被无数人忽略的关键小细节，现场直播时代牛人风云际会背后的各种小情绪。

【一网打尽】男人崇拜的偶像和鄙视的典型！

型男、肌肉男、痴情男、音乐发烧友、艺术范儿、“二”货、弱智、“伪娘”、纯爷们儿、情调男、工作狂、“妻管严”、非主流、技术男、火星人、潇洒哥、悲催男、“超男”……

【全景挖掘】女人所不知道的女人和女人具备的潜力！

狠女人、名媛、才女、“大美妞儿”、文艺女青年、励志姐儿、自立姐儿、御姐儿、“灭绝太后”、女强人、“牛×老娘”、热情奔放姐、冷若冰霜姐、“花痴”、“物质女”、气场女……

《烩历史》以轻松、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数千年的中国史，是一部简单却详略得当，轻松又好看好玩的历史常识读物。

它通过众多原始史料，并参考诗歌、绘画、音乐，包括野史轶闻在内的众多资料，仔细梳理，不仅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…

(展开全部) 读历史不能白读！

“烩历史”得“烩”出营养！

亲密接触时空那边被无数人忽略的关键小细节，现场直播时代牛人风云际会背后的各种小情绪。

【一网打尽】男人崇拜的偶像和鄙视的典型！

型男、肌肉男、痴情男、音乐发烧友、艺术范儿、“二”货、弱智、“伪娘”、纯爷们儿、情调男、工作狂、“妻管严”、非主流、技术男、火星人、潇洒哥、悲催男、“超男”……

【全景挖掘】女人所不知道的女人和女人具备的潜力！

狠女人、名媛、才女、“大美妞儿”、文艺女青年、励志姐儿、自立姐儿、御姐儿、“灭绝太后”、女强人、“牛×老娘”、热情奔放姐、冷若冰霜姐、“花痴”、“物质女”、气场女……

《烩历史》以轻松、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数千年的中国史，是一部简单却详略得当，轻松又好看好玩的历史常识读物。

它通过众多原始史料，并参考诗歌、绘画、音乐，包括野史轶闻在内的众多资料，仔细梳理，不仅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还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新线索，从中可以看到宫廷秘闻、皇家秘事、朝政内幕，也可以看到市井街巷、豪家大族、小民百姓的多彩生活；可以看到风云人物、英雄豪杰、文人墨客，也可以看到巾帼红颜、闺秀才女、名伎名媛……

<<烜历史>>

作者简介

杜宏娟，生于苏州长于苏州的江南才女。自小沉迷于文史诗词，深受江南文化熏染，业余以笔名“浅泓”发表多篇小说、散文；对于历史写作尤其用心，曾在国内某著名论坛发表历史文字，引起大量网友围观，粉丝众多。“浅泓”立志写简单句子，让纷杂、繁琐的历史以一种全新面貌和轻松形式呈献在读者面前，拉近历史与读者的距离。

<<烜历史>>

书籍目录

前言 历史犹如烂漫夏花

先秦 风骚的先秦没骚过秦始皇

西汉 底层公务员奋斗史

东汉 娘家人VS太监

三国 刘备斗智，孙权斗勇，曹操斗狠

西晋和五胡 当婀娜多姿遇上不解风情

南北朝 江南风花，江北雪月

隋唐 拼完素质拼市场

五代十国 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谁家？

北宋 外柔内也柔

南宋 打肿脸也不是胖子

蒙元 “只识弯弓射大雕”

明朝 不极品不皇帝

清朝 前半段太猛，后半段太软

<<烱历史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南北朝江南风花，江北雪月 15.提倡一夫一妻制 宇文觉便是北周孝闵帝，排行老三。相面的说，这孩子贵不可言，只是命短。

果真，15岁便死了。

他是被宇文护杀死的。

宇文护是他堂兄，本来是辅佐他的，可堂兄一攥上了权力这块香馍馍，就再也不肯放手。

宇文觉一死，宇文护也没敢取而代之，而是让老大宇文毓做皇帝。

这娃看着温和，其实骨子里硬着呢。

老婆独孤氏死后，他一直想念，不肯册封新皇后。

宇文护看着不爽，这人咋这么不听话呢？

就想害他。

有一次大伙一块吃饭，终于逮到机会，让人悄悄塞一块毒饼给宇文毓。

宇文毓没提防，吃了，被毒倒。

临死前，脑子转得飞快，当众人的面，念遗诏：传位于四弟宇文邕。

宇文护没办法，只得拉宇文邕出来。

宇文邕就是北周武帝。

他就厉害了，铲了宇文护自己当家作主；还灭了北齐高家，高纬和老婆视察的阵地就是被他的铁蹄踏平的；“三武灭佛”，他是其中之一，叫人拿着喇叭喊：在寺院道观混饭的就别混了，给咱种地干活，为北周的社会建设添砖加瓦。

宇文邕这么能干，可惜儿子宇文赟是条虫。

虽然皇帝老子对他管得够严，可也管不了身后事。

宇文邕一死，宇文赟由着性子胡来，居然同时立五位皇后。

每人身上挂一块牌，即使这样，宫女们还是有点分不清。

杨丽华13岁便嫁他，温柔敦厚，多么好的一个姑娘，可这宇文赟一点不念旧情，看着不顺眼，就想杀。

丽华妈妈独孤氏赶紧入宫，为女儿求情，总算逃过一劫。

能喊刀下留人的必定是狠角色。

这位独孤氏便是杨坚的老婆，杨坚瞧着厉害，也是“妻管严”。

日后她做了皇后，不许杨坚讨小老婆。

关于这事，杨坚有一次怒了，“单骑从苑中而出，不由径路，入山谷间二十余里”。

也就是说，气急败坏的杨坚策马狂奔，准备离家出走。

为啥？

因为独孤氏把他喜欢的一个女人给杀了。

他大恨，对着空山大喊：“吾贵为天子，而不得自由。”

其实，大臣们也不得自由，独孤氏也不许大臣讨小老婆，谁讨小老婆谁就被打入官场冷宫。

清朝的历史学家赵翼评论说：“独孤皇后善妒，殃及臣子。”

其实，这是看问题立场不同，所以结论也导致了偏差。

人独孤皇后不就是在提倡一夫一妻制嘛，啥殃不殃的？

这会儿一共有两位独孤氏出现，都是独孤信的女儿。

独孤信就好比乔国老，女婿都是狠角色。

要真说起来，乔国老比起独孤信还要稍逊一筹，你看看独孤信的这两位女婿就知道了，全是皇帝：一位宇文毓，一位杨坚。

再加上有一个也当了皇帝的外孙——李渊。

李妈妈也是独孤氏，李渊叫杨坚姨夫，杨广是他表弟。

显然，独孤信生女儿生得很有成就感，选女婿选得更有成就感。

五代十国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谁家？

<<烱历史>>

后记

我爸爸年轻时是个帅气的小伙子，他被选进公社的宣传队拉二胡。

小的时候，我常常能在衣橱里翻出半块松香或是卷着的琴弦，只是这些东西爸爸再也不会用到了。

爸爸曾经去考过县里的锡剧团，他的大脸盘很符合当时选演员的标准，但是，变声期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他唱不出高音。

奶奶有时会说，你爸爸差一点就进锡剧团了。

如果他能进锡剧团，他的生活就会变成另外的样子。

那就不会有我了。

这就是命运。

我是老太太带大的，我称爷爷的妈妈为老太太。

老太太有很严重的哮喘，一到冬天，会喘不过气来。

所以，她抱我的时候，会让我的后脑壳对着她。

就这样坐在门口，等待日暮，等待爸妈从地里回来。

能说会道的奶奶一直拒绝在田间劳作。

她坚持做小生意，背着布包走南闯北。

有一年，她从南通背回来一张四方桌。

这张桌子后来被爸爸涂上暗红的漆，直到现在还能用。

不光如此，她还把我的四位姑姑都嫁给国家工作人员。

有工作是她选女婿的唯一标准。

事实上，她的举措让姑姑们的生活较之村上的其他姑娘，要舒适得多。

在困苦的农村，吃饱之后才会有爱情。

奶奶做过各种各样的小生意。

记得有几年暑假，我为她打工，剪布条。

我不知道这些布条剪了有什么用，但奶奶能将它们换来钞票。

奶奶有个储钱罐，里面装满了一分或两分硬币。

学校开学后，她开始卖彩色贴纸、糖果以及各种吸引孩子的小玩意儿，那个储钱罐里的硬币全是小顾客给的。

后来，奶奶开始卖“冥通钞票”。

她叫人刻一个木模子，粉笔刷大小，然后将图案印在纸上。

赶集的时候，她就拿出去卖。

平时，“仙奶奶”会来拿一点卖给那些求神仙保佑的人。

每天做完作业我就开始帮奶奶印刷“冥钞”，机械的重复中也有乐趣，因为我能够不断改进印刷方法，不断得到表扬。

但是，这种纯手工还是被印刷机给取代了。

说到印刷机，其实在我稍大一点的时候，它就被电脑取代了。

隔壁的姐姐在一家小小的印刷厂里做排字工，她带我去过那个地方，有很多铅字。

出于好玩，她甚至送了我一套字母铅字。

但后来，她失业了，因为出现了电脑排版，那些铅字不再被需要了。

爷爷是个渔民，在船上摇橹，在长江里捕鱼。

曾经，长江里的鱼虾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稠密。

爷爷读过私塾，会写毛笔字，他有用毛笔在墙上记事的习惯，“借某某一斤米”，或者“欠某某一斤米”之类。

等那件事结束了，就用湿布将那墨迹涂了，后来，墙壁成了灰色的，但是，天地都是灰的，谁会在意墙壁灰不灰呢？

后来，爷爷离开渔业社，开始在生产队里看菜园子。

菜园就在江边，是一块泥沙堆积的浅滩，在巨大堤岸的外边，被一道小堤岸围着，几亩地的样子。

<<烱历史>>

夏日的江水拍打着陡峭的堤岸，风大的时候，江水就漫过来了。

即使这样的险峻，也住着人家，我记得有三户，后来才慢慢搬走，厨房的窗外就是江水，洗碗水泼出去，刚好喂鱼。

渔业社渔船回来时，与坐在正屋里的人们高声打招呼。

生产队在这几亩地上辟出菜园，修了草棚，让几位老人轮流守着。

有时我会跟爷爷去菜园子。

通常是在夏日，总有几只将要腐烂的香瓜等着我，香瓜长得太熟，已经来不及去卖，他们就将它们挑在一边。

夏日的瓜田除了灼热还是灼热，如果手捧一只香瓜，一定要找一处阴凉。

这里毕竟不是秀色可餐的庄园，而是闷热寂寥的菜园，没有树，除了草棚，附近没有一个可供庇荫的地方。

我通常将香瓜放在爷爷除草的篮子里，一路奔回去。

说到江边，少不了要说一下江滩上的芦苇。

这是童年记忆里唯一值得夸耀的部分。

冬日的芦苇才是美的，雪白的芦花飘扬起来，像雪那样，只是，它不会滑过衣襟，而是附在衣上，如不招人待见的小儿，耍一下心眼，才会被人留下。

冬天，生产队通常会组织社员割芦苇。

这个时候麦子还是地里的小苗苗，人们便转战江滩。

芦苇被运走后，江滩就光秃秃的，终于不再美了，江水退去遥远的航道里，孤独的鸭子因为觅食，走着走着就会从视线里消失。

密不透风的夏日芦苇滩里总是有无穷的故事，被风暴打翻的船的残骸，漂浮的水的泡沫，将细碎的垃圾拢在一起，时间长了，像结石那样，留在芦苇丛中。

夏日的江水严格遵守着潮汛，一次又一次没过芦苇顶，潮水来的时候无声无息，退的时候无声无息。来不及走的小鱼小虾只好留下来，在滩上的水洼里折腾。

爸爸是个相信幻想的人，他常常在一些事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去相信，奇迹将会出现。

相反，妈妈从不相信幻想，她一直督促我，务实一点，再务实一点。

她甚至在我痴迷看书时为我担忧，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孩那样，织围巾，织毛衣，或者烧一手好菜。

妈妈在嫁给爸爸之前，学会了大部分女红。

我小时候，妈妈每天坐在一辆小小的纺车前，纺石棉。

石棉被妈妈从大队拿回来时，缠在一起像一节一节灰暗的香肠，后来，它们被绕在筒子上，成为线。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，但有一次，我在用镰刀剥竹子的时候，弄伤了手，妈妈用石棉放在伤口上，血就止了。

这个伤口至今仍在左手虎口那里，月牙一般卧着。

那时，每家每户都会养猪，我经常帮妈妈做的亨是拌猪食。

稻谷褪下的皮叫“糠”，粗糙，麦子碾出来的叫做“麸皮”，营养成分多一些，拌上剁碎的菜叶子，便是猪食。

猪吃这种东西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长到一百斤，才可以上磅秤。

每隔一阵，妈妈便会将猪圈里的猪粪以及垫底的烂稻草拉出来，挑到田边，堆成馒头状，用河泥抹上，这便是农肥。

但自从化肥能够代替这些时，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养猪沤肥了。

爷爷告诉我，他的爷爷挑着担子，从南通来到这里。

我生活的地方在成为张家港市之前叫做沙洲县，所谓沙洲，即是长江泥沙冲积的土地。

鉴真东渡的渡口，现在已成为良田一片。

长江向北漂移的时候，许多土地浮出水面。

此地生活的老居民称我们为“沙上人”，而他们则是“江南人”。

这种区别很细微。

<<烱历史>>

他们足下踩黄泥，我们足下踩沙泥。

他们操江南话，我们操沙上话。

说到语言，由于张家港市位于江阴市与常熟市之间，加上四周涌来的新移民不断，语言之繁杂非常人所能理解。

18岁之前，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德积的小镇上，这里紧邻江边，我家就在江堤下，每日爬上江堤，沿着护漕港，去上学。

我们把通往长江的河道称为“港”。

每年冬天，家里就会有人被生产队叫去“挑港”，也就是挖港底的淤泥。

爸爸这时已开始跟镇上的工程队外出打工。

留守在家的妈妈成了主要劳力，每天很早就骑着自行车赶去挑港工地，很晚才会回来。

有一年轮到挑护漕港，我站在堤岸上看妈妈，在长长的堤岸上，一担泥由三人接力挑，号子喊得震天响。

爸爸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上海度过的，他在一个又一个工地上做施工员。

虽然爸爸读到六年级就不再读书了，但他有超凡的自学能力，他把建筑用书堆在枕边，居然通过考核成了施工员。

暑假的时候，我和妈妈去看爸爸，我们躺在工棚里，看着被电灯映亮的工棚的顶，觉得很幸福。

18岁出门参加高考，需要坐一小时车赶到市区，也就是杨舍镇。

坐在教室里，才发现，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因为教室里有些人说的话我听不懂，“江南话”和“沙上话”此时泾渭分明。

从德积镇到杨舍镇的班车由于要照顾沿途的群众，因此路线弯弯绕，搞得时间很漫长。

但我还是很羡慕这条路的路面由细石子铺就，不像与我每日相伴的马路，像从迷宫中穿过一般，脚要抬得高高，才不至于被凸起的巨石绊倒。

记得有一年寒假，大姑家的大姐姐从湖南回来，妹妹像牛皮糖一样黏着她，问长问短。

大姐姐说，我教你说普通话吧。

妹妹很得意，告诉大家，大姐姐教我说了普通话，长大了我要到“普通”去。

众人大笑。

大姐姐是所有亲戚中最大的孩子，春风得意的她开始向我们询问长大后的理想。

她问我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

我说，当一名作家。

事实上，我并不知道作家能做什么。

在大家眼里，我只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。

在所有童年的照片上，我都在茫然地看着前方。

有时，我会在斑驳的墙壁前站很久，那里是一个尘土飞扬的战场，马在嘶鸣，刀剑在碰撞，各种各样的仓皇在水渍的掩映下，变得异常清晰。

妈妈经常会为我担心，她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孩子，将来能做什么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去一座陌生的城市读书。

回来后在一家工厂上班。

按照规矩，一开始得在车间干活。

晚上坐在灯光下陪师傅钻孔，帮他拉横杆。

窗外的阴影在月色下变得异常迷离。

这个时候就假装成尿频患者，频频去厕所流连。

即使是这种充满绝望的青春，我也不愿告诉妈妈，我过得不好。

我总是说，挺好的。

如果说，我有比别人多一点的坚强，那必定是妈妈给的。

记得有一次在桂林，和朋友一起玩“十二滩漂流”。

那条漂流之道非常美丽，湍急的山泉像顽皮的孩童，行到半路，掌舵师傅将橡皮艇停下，让我们到水里去。

<<烜历史>>

山间清澈的泉水刚好盖过足背，很多美丽的鹅卵石就躺在那里。

因为忘不了那种清澈，我开始用“浅泓”作笔名。

写作对我来说是个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。

至于写什么则像邂逅一个人，不早一步，也不晚一步，在特定的时刻，有股不可名状的冲动会来催促，写吧，写吧。

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过程。

有一位朋友这么对我说，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自觉，而不是自发。

可是，直到现在，我也没能分清写作的“自觉”和“自发”。

在我看来，文字是圣洁的，如果不是出于心灵的召唤，还是不写的好。

因为，这个世界有无穷无尽的事物可以让我们沉湎。

最后想说，要不是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一定无法完成这本书。

感谢你们。

因为有你们，世界才会如此美好。

如果我接着写，你们的名字将写满整张纸，那么，还是将你们的名字刻在我心里吧。

如果你们看到这句话，一定知道，此刻我正诚挚地想念你们。

<<烩历史>>

编辑推荐

《烩历史》编辑推荐：历史就是一盘菜，烩得好，色香味俱全；烩不好，也会五味杂陈。

你知道女强人怎么对付“小三”吗？

你知道汉朝也讲“星座”吗？

你知道有个因“同性恋”而出名的皇帝吗？

你知道魏晋男人追求美比女人还专注吗？

你知道有个“禁止全国结婚”的皇帝吗？

你知道皇帝和皇后也会在宫里做小买卖并大赚一笔吗？

你知道宋朝男人出门逛街爱戴花吗？

你知道历史上的“情调男人”是什么范儿吗？

你知道中国也有一个“吸血鬼”皇帝吗？

你知道哪个“愣头青”把皇帝骂的脸上挂不住吗？

你知道慈禧要当“青天大老娘”平反冤案吗？

……这些你都知道了？

！

嘿嘿，省点银子，买本别的书吧！

<<烜历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